

新汉译世界名著宝库

第三辑 新汉译苏俄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战争与和平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俄】列夫·托尔斯泰



延边人民出版社

战争与和平（上）



范红霞 邵永忠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 /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N) 著;
范红霞, 邵永忠译,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1.4
(新汉译苏俄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 梁羽龙, 张海军主编)
ISBN 7-80648-580-5

I. 战… II. ①托…②范…③邵…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226 号

.....

新汉译苏俄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

出版: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印刷: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数: 1-3000 册
印张: 284.25 字数: 818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8-580-5/I·177

文库定价: 1980.00 元

(97)	四十二	
(85)	五十二	
(91)	暗二葉	
(91)	目 录	一
(92)	二	
(101)	三	
(70)	第一部	(1)
(111)	一	(1)
(111)	二	(5)
(121)	三	(9)
(121)	四	(13)
(131)	五	(19)
(132)	六	(22)
(132)	七	(30)
(141)	八	(34)
(141)	九	(35)
(150)	十	(38)
(152)	十一	(40)
(152)	十二	(43)
(152)	十三	(46)
(161)	十四	(50)
(164)	十五	(51)
(168)	十六	(56)
(175)	十七	(58)
(179)	十八	暗三葉 (61)
(179)	十九	(65)
(180)	二十	(68)
(185)	二十一	(70)
(190)	二十二	(72)
(190)	二十三	(75)

二十四	(79)
二十五	(82)
第二部	(91)
一	(91)
二	(95)
三	(102)
四	(107)
五	(116)
六	(119)
七	(121)
八	(125)
九	(132)
十	(135)
十一	(139)
十二	(141)
十三	(146)
十四	(150)
十五	(152)
十六	(156)
十七	(157)
十八	(161)
十九	(164)
二十	(168)
二十一	(172)
第三部	(179)
一	(179)
二	(186)
三	(192)
四	(196)
五	(199)

六	(202)
七	(206)
八	(210)
九	(212)
十	(215)
十一	(217)
十二	(219)
十三	(222)
十四	(224)
十五	(226)
十六	(228)
十七	(230)
十八	(233)
十九	(236)
第四部	(239)
一	(239)
二	(243)
三	(247)
四	(251)
五	(256)
六	(258)
七	(262)
八	(265)
九	(269)
十	(271)
十一	(274)
十二	(277)
十三	(280)
十四	(282)
十五	(285)

(505) 十六	(288)
(500) 第五部	(292)
(515) 一	(292)
(515) 二	(295)
(515) 三	(300)
(515) 四	(306)
(515) 五	(308)
(525) 六	(310)
(525) 七	(313)
(525) 八	(315)
(525) 九	(318)
(525) 十	(323)
(525) 十一	(326)
(525) 十二	(333)
(525) 十三	(335)
(535) 十四	(339)
(545) 十五	(341)
(545) 十六	(344)
(525) 十七	(348)
(525) 十八	(351)
(525) 十九	(353)
(525) 二十	(357)
(525) 二十一	(360)
(525) 第六部	(365)
(571) 一	(365)
(575) 二	(367)
(575) 三	(370)
(585) 四	(372)
(585) 五	(375)
(585) 六	(379)

(470) 七	(381)
(484) 八	(384)
(494) 九	(387)
(494) 十	(389)
(804) 十一	(393)
(804) 十二	(396)
(502) 十三	(398)
(502) 十四	(402)
(510) 十五	(405)
(512) 十六	(408)
(512) 十七	(411)
(520) 十八	(413)
(522) 十九	(417)
(522) 二十	(419)
(530) 二十一	(421)
(532) 二十二	(424)
(532) 二十三	(428)
(542) 二十四	(433)
(542) 二十五	(435)
(542) 二十六	(439)
(584) 第七部	(442)
(522) 一	(442)
(522) 二	(446)
(522) 三	(448)
(522) 四	(450)
(522) 五	(455)
(522) 六	(459)
七	(465)
八	(472)
九	(475)

(182)	十	(479)
(184)	十一	(487)
(186)	十二	(491)
(188)	十三	(494)
(190)	第八部	(498)
(192)	一	(498)
(194)	二	(502)
(196)	三	(505)
(198)	四	(510)
(200)	五	(513)
(202)	六	(517)
(204)	七	(520)
(206)	八	(523)
(208)	九	(526)
(210)	十	(530)
(212)	十一	(532)
(214)	十二	(534)
(216)	十三	(537)
(218)	十四	(540)
(220)	十五	(543)
(222)	十六	(548)
(224)	十七	(552)
(226)	十八	(555)
(228)	十九	(557)
(230)	二十	(561)
(232)	二十一	(564)
(234)	二十二	(567)
(236)		八
(238)		八
(240)		八

第一部

公爵，热那亚与卢加已被波拿巴占领了，但我要预先告诉您，如果您还不告诉我们即将开始战争，并且您依旧坚持庇护这个敌基督的所有卑劣的行为和他酿成的一切惨祸，那么，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我的忠诚的仆人了。噢，您好，能看出来，我吓着您了，坐下来慢慢谈吧。”公爵说，他会考虑此事，去思虑一下，白即呈要公爵

一八五〇年七月，声名显赫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秘书和亲信，一边这样说，一边迎接来了第一位来参加晚会的达官贵人瓦西里公爵。安娜·帕夫洛夫娜已经连续咳了好几天，她得了流行性感冒，当天早晨，她的仆人就

把请柬全送出了。内容全都和下面的一样：“公爵（或伯爵）假如您还没计划好更好的休闲方式，如果陪我一个晚上还不致使您觉得太可怕，请在今晚七到十

点光临寒舍，我将热烈欢迎您，安娜·舍列尔。这是十四号，白即呈要公爵

上帝，多厉害的手段啊！”刚走进客厅的公爵叫道，并没有因为这种接待而显出半点窘迫。他穿着半高统靴、长统袜和绣花朝服，胸前挂着几枚明星勋章，喜悦的表情展现在他那扁平的脸上。

他说的是法语。正是我们的祖辈用来联络感情那种地道的法

语。并且他的语调是那样的优美和具有长者风范。这正是长期厮混于宫廷和上层社会的显要人物所特有的腔调，他走到安娜·帕夫洛夫娜跟前，俯下那明亮的洒满香水的秃头，在她手上吻了吻，就怡然自得地坐进沙发。

“您现在好吗？我的朋友，先让我放下心来。”他仍保持着原来的腔调问道，一股冷淡的甚至嘲笑的意味从他那体贴关怀，彬彬有礼的语调中透露出来。

“好？唉，好？精神在饱受摧残，身体难道会健康吗？现在，哪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会感到心情舒畅？”安娜·帕夫洛夫娜叹道：“您在这儿陪我整个晚上，行吗？”

“噢，对不起啦，今天是礼拜三，我得去参加英国公使馆的招待会。”公爵说：“嗨，再过一会儿，我女儿就会来接我，然后陪我一块儿去。”

“我还以为今天英国公使馆把招待会取消了昵，说实话，我实在受不了了。这些招待会真叫人烦死了。”

“他们要是明白了您的想法，就会取消招待会的。”公爵像一只上满了弦的钟表一样，机械地说出一串连他自己也不大认为别人能相信的话来。

“别再折磨我了，快告诉我，他们究竟对于诺沃西里夫的紧急报告作出了怎样的反应？您对这些是全知道的。”

“怎么告诉您呢？”公爵说，“作了怎样的反应？他们已经决定，既然波拿巴决定孤注一掷，我们也惟有背水一战而已。”

老公爵瓦西里说起话来总是不慌不忙的，而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则恰恰相反，她总是一副生气勃勃，极易激动的样子，虽然她已经是四十多岁的半老的人了。

她待人热情，所以她获得了人们的尊敬，虽然有时她也不想如此，但她还是坚持了。为的是不辜负熟人们的希望，安娜的脸上经常挂着微笑。尽管这与她那已衰的风姿极不相称，但正像那些娇生惯养的孩子一样，表示她时时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小缺点，但她不愿，也不能，而且认为没有克服的必要。

现在一提起政治事件，安娜·帕夫洛夫娜就激动起来了。

“哎呀，不要再跟我说起奥地利了，可能我什么也不懂，但事实上，奥地利过去不愿而且现在依旧不愿打仗。他出卖了我们。现在全欧洲惟一的救星是俄罗斯，我惟一相信的是我们的恩主已经知道他的使命，而且将义无反顾地履行他的使命。我们的伟大的皇帝将担负起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使命，上天会眷顾他的。毕竟，他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德高望重，所以他肯定能完成这个任务——扫除革命恶魔，由于这个恶棍和凶手现在做了革命的代表，革命变得更加难以对付了。我们应该为殉难者讨还血债，除了我们还有谁呢，我问您？……满身铜臭的英国不会理解那么伟大的亚历山大皇帝的精神，英国坚持赖在马耳他，它想探寻，嗅出我们行动的用意，他们怎么对诺沃西利彩夫说的呢？……什么也没有，他们是不能理解也不可能理解我们的皇帝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我们的皇上想着全世界，但没有想到自己，可是他们什么也没应允。即使他们应允了，也不会承诺兑现的。普鲁士也已表示没有任何人能战胜波拿巴，全欧洲都拿他没办法……我对他们的话一点儿也不相信，不论是哈登贝格的话，还是豪格维茨的话。普鲁士的这个恶名远扬的中立仅仅是一个骗人的陷阱罢了。我只信任上帝和我们善良君主的命运，他肯定能挽救整个欧洲！……”她忽然不说了，对自己的急性子露出自嘲。

“我正在想，”公爵说，“假如派您去普鲁士，而非我们亲爱的温岑格罗德去，您一定能够逼迫普鲁士国王同意的，您的口才太棒了。呃，请给我一杯茶水，好吗？”

“好的。顺便告诉您，”她不再激动了，“今天有两位很有趣的人物要来我这儿，一位是莫特马尔子爵，由于罗郡家的原因，他是蒙莫朗西的亲戚，那可是法国最显赫的望族之后。他是一位流亡者，一位很好的名副其实的流亡者，另一位是聪明非凡的莫里约神甫，您应该认识这个人物吧，听说了吗？皇帝已经接见过他了。”

“啊，我很高兴能见到他们，”公爵说，“请您告诉我。”他装作漫不经心地提起一件事，仿佛是他偶然想起来似的，然而实际上，他来的主要目的，正是他所要问的这件事，“听说，驻维也纳使馆的一等秘

书，居孀的太后将委任丰克男爵来担任，这是真的吗？依我看，这个丰克男爵简直是一无所长的。”瓦西里公爵想把这个差事争取给他儿子，可别人却想通过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替丰克男爵获取这个差事。

“是太后的妹妹把丰克男爵举荐给太后的。”她淡淡地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每当提及太后，脸上总是笼上由衷的敬意和无限的忠诚，同时，还带着每当她提起这位无上的保护者所必定带着的哀愁。她说，太后很器重这个男爵，同时，一层淡淡的哀愁又蒙上了她的眼睛。

公爵一言不发。安娜·帕夫洛夫娜一面安慰公爵，一面指责他，因为他居然敢批评那位被举荐给太后的人。

“让我顺便谈一下您的家庭吧，”她说，“大家都说您的女儿是一位绝色的美人。自打她露面以来，整个社交界都为她倾倒。”

公爵鞠了一躬，以表示感谢。

他们沉默片刻后，“我常想，”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同时向他亲切地微笑，并向他移近些，似乎表示已经结束了政治和社交的谈话，而现在可以畅谈了，“我常想，上帝太眷顾您了，让您拥有两个好孩子，”她一挑眉毛，“为什么您就该有两个如此可爱的孩子呢？而您，说实话，却又不大赏识他们，所以我认为，您不该有这样两个孩子。”

“没有办法，我缺乏父爱的骨相。”公爵说道。

“不要开玩笑。您知道，我不喜欢您的小儿子，这话只能私下说，曾有人向太后提起过他，同时为您惋惜……”

公爵沉默着，她也沉默着，等待答复。瓦西里公爵终于皱了一下眉头。

“我没有办法。”他最后开了口，“为了教育他们，我尽我所能做了一切一个当父亲的所能做到的，可最终却造就了这样一对活宝，他俩惟一不同的就是伊波利特这个傻瓜至少还安分，而阿纳托利却不同了，他简直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他比平时更亢奋、更不自然地微笑道，嘴边在笑的时候打成皱纹，特别地显出人意的粗野。

“如果您不是他们的父亲，您简直就是无可指责的了。”安娜·帕

夫洛夫娜沉思地抬起眼睛说。

“作为您的忠实奴仆，我仅向您承认，这些孩子是我的累赘。我给自己解释道，‘该我背这副十字架，这是上帝的安排’……”他不说话了，摆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您考虑过您那浪荡的儿子阿纳托利成家的事吗？虽然，”她说，“老姑娘都爱说媒，我觉得自己还没有，但我确实知道一个姑娘，就是我们的亲戚——博尔孔斯卡娅，一位公爵小姐，她还没有订亲。”瓦西里公爵没有回答，只是晃晃脑袋表示可以考虑，因为他拥有上流社会人士特有的敏捷的悟性和记性。

“您知道吗，我每年要投资四万卢布在这个阿纳托利身上。”他忧愁地说。

“要是老是这样，我不敢想五年后的情形。那位公爵小姐有钱吗？”

“她父亲很富有，但是个铁公鸡，这位赫赫有名的博尔孔斯基公爵早在先帝在位时就退伍了，他绰号叫‘普鲁士王’，人很聪慧，但比较乖僻而且有难处。他住在乡下，可怜的小姐很不幸，她哥哥是库图佐夫的副官，刚娶了丽莎·梅南为妻，他今天会到这儿来的。”

“听我讲，亲爱的安内特，”公爵突然抓住安娜的手，并且不知为何，往下拉了拉，“我永远都是您的忠实奴仆。她又有钱，门第又好，这正是我满意的地方。”

他吻了吻女官的手，然后，他倚到圈椅上摇了摇女官的手，而目光却对着别的地方。

“别忙，”安娜·帕夫洛夫娜说，“今天我就去同丽莎谈一下，事情可能就会成功。我将开始学习做老姑娘的工作了，这第一次是在您府上。”

渐渐地，彼得堡的许多显官要人都应邀陆续来到，前来赴会的客

人把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厅都快挤满了。这些人虽然在年龄与性格上大相迥异,但他们的生活空间和活动圈子都是一样的。漂亮的海伦——瓦西里公爵的女儿来接她的父亲了,然后他们将一同去赴英国领事馆的招待会。她穿着舞会的礼服,戴着花字奖章。小巧、年轻、远近闻名的公爵夫人——博尔孔斯卡娅也来了。她是全彼得堡最迷人的女人。她现在已经不大出席盛大的交际场面了,只是在较小规模的招待会上露面,因为她去年冬天结了婚,并且现在已经怀孕了;伊波利特——瓦西里公爵的儿子带来了由他引见给大家的莫特马尔;莫里约神甫以及其他的许多人都都应邀前来赴会了。

“您还不曾见过我的姑母吧?”安娜·帕夫洛夫娜郑重其事地告诉每一位来宾,一边把他们领向一位小老太太。这位老太太扎着高耸的花结,当客人们快要到来时,才从另一个房间里颤巍巍地走出来,安娜·帕夫洛夫娜依次介绍了每位来宾,同时慢慢地把眼光从客人移向她的姑母,然后就走开了。

大家都一本正经地问候这位老人,安娜·帕夫洛夫娜默默赞许着每位客人的问候,这位姑母同每一位客人都谈到他们的、自己的和太后的健康,然后,又和他们讲了一番相同的话,“感谢上帝,太后今天好多了。”每一位上来请安的人,都怀着完成了重大任务的轻松感,离开了这个老太婆,但为了表示礼貌,他们都不露出匆忙的样子。

美丽的博尔孔斯卡娅夫人带着一个装着她的针线活的漂亮的丝绒绣金的手提包,她上唇微带深色绒毛,微微上翘,翘得遮不住牙齿,正因为如此,她的上唇才显得好看而且可爱,当她上唇向前伸或者与下唇合拢起来时,就更加漂亮了,翘嘴唇和半张的嘴是她独特的美,无论谁看到这个充满生气,虽怀孕但依旧开心的少妇,都会觉得很快乐。如果跟她相处一会儿,谈几句话,即便是无精打采的老年人或者郁闷的年轻人,也会觉得自己变得同她一样年轻和朝气蓬勃了。如果谁跟她说上几句话,看到她说话时露出的妩媚动人的微笑,和她经常露出的雪白发亮的牙齿,那么这个人将会感到在这一天里受到了特别的宠幸,所有的人都这样想。

小巧玲珑的公爵夫人提着手提包,轻快地迈着碎步,一扭一扭地

绕过桌子，迅速地整理了一下衣服，就坐在了银茶炉旁的沙发上。对于她和她旁边的人来说，不管她在干什么，都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娱乐。

她打开针钱包，同时跟客人们说：“我带来了针线活儿。”

“听清楚，安内特，我希望你不曾和我开玩笑。”她转向她的女主人说道，“你信上说，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晚会，您瞧我这一身穿得多么坏呀。”于是，她伸开双臂，露出她那腰身很短的镶边的系有一条宽缎带的精美的灰色衣服。

“你放心好啦，丽莎，你比任何人都漂亮。”安娜·帕夫洛夫娜回答道。

“您知道吗？”公爵夫人依旧用同一种腔调转向另一位将军说道，“我的丈夫就要抛下我了。他就要去送命了。告诉我，这可恶的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她对着瓦西里公爵往下说道，随后不等回答就转过去对瓦西里公爵的美丽的女儿海伦说话了。

“这个小公爵夫人真可爱！”瓦西里公爵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紧随着小公爵夫人进来的人们中，有一个胖大壮健的青年人，短头发，戴着眼镜，穿着当时流行的浅色短裤，很高很硬的折角领，褐色的燕尾服，这个胖大的年轻人是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别祖霍夫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著名的贵族，他这个时候躺在莫斯科快要死了。这个青年人还未曾服武官役或文官役，因为他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这是他第一次在交际场中露面。安娜·帕夫洛夫娜礼节性地对他点了点头，尽管这是礼节中最低级的，但她一看见皮埃尔进来，脸上就现出一种提心吊胆的神情，好像看见一种太大的跟那地方不适合的东西，虽然皮埃尔确实比室内别的人们高大一些，不过她的不放心却只由于他那虽羞怯但聪明，既细心又自然，跟那个客厅中的别的客人一点儿也不一样的表情。

“您太好了，皮埃尔先生，来看望一个可怜的病人。”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她领他去见她姑母的时候，跟她姑母交换了一下眼色。

皮埃尔嘟哝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好像寻找一件东西一样，

继续向周围看。在他走向那位姑母的途中，他好像对熟人一样带着满足的笑脸朝小公爵夫人鞠了一躬。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恐慌是有理由的，因为皮埃尔不等听完那位姑母谈完皇太后的健康，就从她身边转开去了。安娜·帕夫洛夫娜慌张张地用话拦住了他：

“您认识有趣的莫里约神甫吗？”
“是的，我已经听到他那个寻求永久和平的计划，实在很有趣，不过难以实行。”

“您那样想吗？”安娜·帕夫洛夫娜接过来说道，本来她想说什么就离开，去尽她作主人的责任，但这时皮埃尔犯了一种不合礼法的错误。方才那位姑母还没对他说完话，他就离开了她，这时他又对另一位想要离开的女主人继续说话。他低着头，叉开两只大脚，开始解释他把那位神甫的计划看成空想的理由。

“我们就谈到这儿吧。”安娜·帕夫洛夫娜含笑说道。

她恢复了作主人的职务，继续一面听，一面看，准备在谈话可能消沉下来的地方加以援助。正如一位纺纱厂的工头，分派工人们上工以后，要去各处察看。这里一个纺锤停止了工作，那里一个咯咯吱吱的响，或发不出应有的响声时，于是她赶快去检查那机器，或加以调整。安娜·帕夫洛夫娜照这样在她的客厅内各处走动，时而走向不出声的一群，时而走向吵得太过的一群，用三言两语把客人调解下，使那架谈话的机器保持平稳的、适当的、正常的运行。但是在这些照料中间，她显然特别担心皮埃尔。他走向围绕莫特马尔的一群，听那里所谈论的是什麼，然后转向以那位神甫为中心的一群，这时她总是提心吊胆地注意着他。

皮埃尔一向在外国受教育，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招待会是他在俄国参加的第一个。他知道所有彼得堡有名的知识分子都聚在这里，因此，像在玩具店里的孩子一样，不知向哪一方看才好，唯恐错过了可以听到的任何聪明的谈话。眼见在场的人们脸上那自信、风雅的表情，他总在期望能听到一种特别深奥的东西。他终于走到莫里约跟前，这里的谈话似乎有趣，于是他站在那里，等机会宣布自己的观